

從「好歌難產」到「噪音過載」

AI 重塑音樂產業鏈 隱憂浮現



音樂新浪潮

當一首歌的製作成本從5萬元（人民幣，下同）跌至一毛錢，當Suno平台單日生成超700萬首歌曲，當騰訊音樂AI創作累計產出超2,600萬首，樂壇內容產量迎來井噴式增長。但線上音樂串流媒體服務平台Deezer的數據像一盆冷水：AI生成曲目最高佔每日新上傳的50%，播放量卻只佔1%至3%。當「做不出歌」的焦慮變成「哪首值得聽」的迷茫，AI重構了音樂創作、生產的全鏈條，也撕開了人才斷層、版權真空、審美同質化的傷口。

●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瑩茵 北京報道

作品人文溫度更顯珍貴

過去二十年，華語樂壇受困於「好歌難產」。一首傳統單曲製作成本5萬至15萬元，詞曲、錄音、混音流程動輒數周乃至數月，創作門檻高、周期漫長。如今純AI生成一首歌曲基礎成本僅0.1元。Suno累計創作用戶突破1億，日均生成歌曲超700萬首。騰訊音樂「啟明星·AI作歌」累計生成作品超2,600萬首，播放量超10億。

中國傳媒大學音樂與錄音藝術學院作曲系主任、博士生導師王鉉表示：「流行音樂從『作品相對稀缺』進入了『聲音內容過量』的階段。」但過剩不等於繁榮，王鉉尖銳地指出：「AI批量生產音樂，解決的是『能不能快速生成』的問題，卻沒有自動解決『有沒有情感』『有沒有個人風格』『有沒有文化深度』的問題。」王鉉表示，AI把行業的核心矛盾從「生產能力不足」轉向了「價值判斷不足」，「過去行業愁的是『做不出歌』，現在愁的是『哪首值得聽』。」

Deezer數據顯示，平台每天收到約7.5萬首AI生成曲目，佔每日新上傳歌曲的44%。訊飛音樂是科大訊飛旗下的音樂廠牌，依託集團AI技術基因，自去年10月起進一步深化「AI+音樂」的探索與應用，核心戰略為「技術賦能+內容深耕」雙輪驅動。訊飛音樂聯席總經理李強軍表示，據行業監測及平台公開數據推算，從去年下半年開始，全平台每日新歌發布量迎來爆發式增長，今年6月份單日新歌發布量同比增長已經超過100%。他透露：「在AI工具降低門檻的背景下，大量初級、單一的純AI生成內容湧入市場。



● 中國傳媒大學音樂與錄音藝術學院作曲系主任王鉉直言，音樂作品過剩不等於繁榮。受訪者供圖



● 訊飛音樂聯席總經理李強軍表示，AI擅長標準化、流程化、無情感門檻的音樂生產。受訪者供圖

實質性獨創性智力貢獻作品受著作權法保護

AI音樂賽道亂象集中，嚴重制約行業良性發展。康達律所高級合夥人、數據合規官、《法治日報》專家律師苟博程梳理三大核心侵權痛點：「未經授權抓取全網素材訓練模型、AI洗歌微調抄襲熱門曲目、私自克隆真人歌手聲線商用，是當下最普遍的三類違規行為，分別觸碰著作權、改編權與聲音人格權紅線。」尤其音色克隆行為，無償復刻歌手長期積累的職業人格與商業資產，屬於典型的不正當競爭。

苟博程分析，行業存在三重法治困境：商業模型海量素材訓練無法適用科研豁免規則；AI算法黑箱導致侵權溯源取證難；平台、技術方、用戶三方責任邊界模糊，糾紛頻發卻難以追責。

北京互聯網法院已有相關首例判例明確了核心判定原則：AI作品能否獲得版權保護，取決於人類是否有實質性、獨創性智力貢獻。苟博程表示，如果使用者自主設



計提示詞、調試音頻參數、多輪迭代修改、篩選素材，獨立把控作品調性、和聲、配器，「對成品形成獨創性智力投入，該AI生成歌曲屬於著作權法保護作品，著作權歸使用者所有。」如果僅輸入寬泛簡單指令，沒有個性化調整與深度編輯，生成內容不具備獨創性，則不能認定為作品，無法獲得版權保護。

苟博程提出了四點系統性建議：從源頭搭建合規素材數據庫，落實先授權後訓練；中端普及音頻水印、聲紋溯源技術，強制標註AI內容；末端落實平台審核責任，完善侵權過濾機制與責任劃分；優化收益分配規則，摒棄唯流量、唯產量的粗放模式，以作品質量為核心分配收益，實現技術創新與合規發展雙向賦能。

● 律師苟博程提出了四點系統性建議。受訪者供圖

當大部分人聽不出區別 AI歌曲藝術價值掀爭議

特稿

Deezer曾委託Ipsos做過一個八國9,000人的調查，結果顯示97%的受訪者無法完全區分AI生成音樂和人類創作音樂。這說明AI在聲音質感、人聲擬真、製作完成度上已經很強。但王鉉表示，「聽不出來」不等於「藝術價值相同」，「像一首歌，不等於真的是一件有創造性的音樂作品。不能把『聽覺內容的產量』等同於『聽覺藝術的創造』。」

音樂首先是時間的藝術。「30秒BGM，AI可能很容易糊弄過去，但一首真正能站住的歌，需要結構邏輯、情緒起伏、張力控制和起承轉合。」王鉉指出，AI可以生成悅耳的聲音，但它未必知道什麼時候應該克制，什麼時候應該爆發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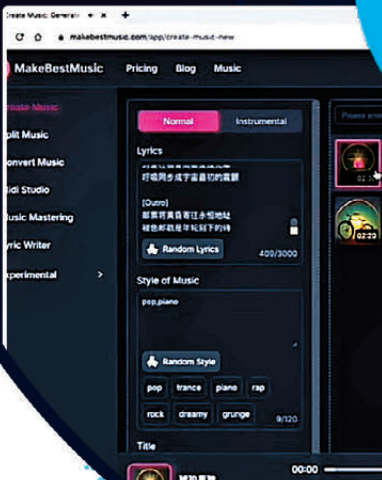
什麼時候應該留白，什麼時候要讓聽眾真的屏住呼吸。這個「拿捏」不是簡單調參數，而是作曲家、歌手、製作人長期訓練出來的時間感、身體感和審美判斷。

基層音樂教師小意表達得更樸素：「純AI無人工打磨的流水線歌曲只能算音頻產品。只要人把控創意、注入情緒，哪怕藉助AI輔助，依舊屬於音樂藝術。」音樂愛好者阿青則犀利指出：「能聽到人心裏去的才算音樂藝術，不然只是一段旋律。AI音樂和真人音樂的受眾應該是兩批人。純粹由AI生成的作品，大多難以滿足深度樂迷的聆聽需求。」

● 楊平分享用AI工具創作歌曲的過程。視頻截圖



● 楊平利用MakeBestMusic AI作曲工具創作歌曲。視頻截圖



● 楊平利用MakeBestMusic AI作曲工具創作歌曲。視頻截圖

高校教學體系重構 培養學生「審美主權」



● 中國傳媒大學讓學生完成從創意構思到作品落地的全流程打磨。中國傳媒大學供圖



● 中國傳媒大學年度「E音之夜——多媒體電子音樂作品音樂會」舉行。中國傳媒大學供圖

AI對樂壇人才體系的衝擊，是精準靶向行業中間成長力量，形成極具結構性的人才斷層危機。頭部成熟音樂人依靠風格、經驗與資源的積累難以被替代，普通素人則因為AI獲得音樂表達的通道。「真正受到衝擊的，是中間層和成長層的人才。」王鉉表示，他們賴以積累經驗、打磨技術、維持收入的小額配樂、Demo製作、小型商業單、基礎編曲等「練級工作」，幾乎被AI全面搶佔，這就導致了「人才斷層」。

高校音樂教學體系正在經歷一場以「AI融合」為核心的深層重構。中國傳媒大學作曲專業早已開設了「人工智能與音樂創作基礎」「人工智能與音頻製作」等AI相關課程。王鉉介紹，目前音樂創作中善用AI的人往往還是創作最好的那部分人，「他們知道如何合理使用工具引導AI完成自己的創意與想法。」

在培養目標上，王鉉表示，高校不再僅僅培養傳統的音樂人，而是強調在AI語境下的戰略思維與人機關係處理能力。研究生層面核心定位是培養「高層次應用型、創新型領軍人才」，側重培養人機共創、人機甄別能力；本科則着力培養「適應科技與產業快速迭代的複合型高級音樂人才」。

王鉉介紹，為了應對「中間層成長通道被AI擠壓」的現實困境，教學體系設置了大量教學實踐和專業競賽，如中國傳媒大學年度「E音之夜——多媒體電子音樂作品音樂會」、中國大學生計算機設計大賽等，讓學生完成從創意構思到作品落地的全流程打磨。

「當下的調整不僅僅是『教學生用AI』，而是構建了一套防禦與進攻兼備的教學體系。」王鉉說，「進攻端利用AI給予創作的靈感與拓展聲音邊界，提升創作效率和維度；防禦端通過『人機分離』教育和『主體性』培養，防止學生被AI工具異化，確保在未來的音樂產業中，人依然是審美的最終決策者，而非算法的附庸。」

